

● 长诗唱和集

同名故事

同名故事

谢春池 著
海 上



同名故事

谢春池 ● 海上 / 著

出版发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纪 勤

装帧设计：谢春池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55 千字

印 张：10.1

插 页：4

版 次：2002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62-450-065-7/D·43970

定 价：20.00 元

作者简介

谢春池

男

厦门人

1951年生

老三届 知青

初中二年学历

1969年插队

不自由作家 诗人

现供职于厦门

出版诗集：

《子夜时分》

《握住生命的圆满》

《请听我哭声响亮》

等

海 上

男

上海人

1952年生

老三届 知青

初中一年学历

1968年插队

自由作家 诗写者

现打工于深圳

出版诗集：

《死，遗弃以及空舟》

《还魂鸟》

《人 海》

等

序

陈仲义

—

海上是第三代诗人中的“异数”。多年来很少听到他的消息，只知道他在深圳打工，很有些“山顶洞人”的味道，只是从些许出版物，闻到他久违的“结绳记事”。困顿中高产（据说已完成几百万字），钻木取火式抱着最后初衷，这得多少忍辱负重？宁可在枯守中寂灭，也不愿加入任何诗的集贸市场，这又需要多少胆识勇气？

读海上长诗，如读荒野中的莽河——由灰濛濛的雨季、狗尾草、鱼骨头、深蓝色盐味、唐槐、唢呐声、潮沫，以及吃水太深的胸脯汇成的莽河，浊重而阴郁，暴烈而苍茫。

只因吸纳太多的血缘、胎记、种族遗传和图腾，连同鹅卵石下深藏的屈骚冤魂，赤裸裸撩开古老而又现代——有关性、死亡、诞生、自由等母题，与个人苦难一起漂流……哀恸、凄绝。而岸，是一派瘦骨嶙峋。这是打开的身体与自由意志在浪尖歌吟，也是宿命与逍遥在河底洄流。

“真正的水就是自由的精灵”，“河流上空的星已接近精灵”，读到这样的提炼，“每个人的手都从浪涛里举起岸”，沧桑中令我们感到力量。

正是这种野生的、执拗的、怪戾的生命风范，涡流中打滚、

折腾，辐射出民间诗歌的真正气脉。

七首长诗，我以为写得最出色的当推《酒验》，极尽酒之能事，目睹大地的每一条河流怎样变成酒，种种酒醉酒祭酒色酒鬼酒仙酒文化，活脱脱写出血肉人生。“神经末梢都挂着古代的编钟”，“酒后的月亮多么白痴”，“我来到酒瓶的底部/度过不朽的晚年”。类似这样的句子，都有资格进入“酒令”大典。而语言的斑驳，似同时打开的多味酒。

二

谁也没想到这七首长诗，竟然制造出一个小小的诗歌事件。

与海上未曾谋面而几近同龄的谢春池，从70年代初的《毛泽东之歌》到90年代末的《厦门：永远的恋歌》，基本沿袭“战歌+颂歌”老路，（10年前我曾尖锐批评过他“思维梗阻”）。显然春池与海上在写作方向、思维方式上有本质区别。然而，海上电光火石的激发，竟改写并擦亮春池的诗写姿势，扔掉“传声筒”，拿捏起洞箫来。

谢诗依赖海诗每一节诗的开头（共计200多处），做为“兴起”，即克隆海诗每一首句，继而生发开来，洋洋洒洒形成互动、变奏的唱和。

海上免费提供诗的跳板、起跑器，细胞核裂变，引领春池在思维上取得重大转变。读者在下面对读中不难发现，被反复“牵拉”的春池，原先死守在腰间椎盘的意识形态骨刺被磨平了，感性汁液四溅，骨骼韧带变得柔软多了。

随机抽取《酒验》第八节对读

（注意第一句相同，而余下不同展开）

胸口拥挤着酵母

一腔词语孵出一群雏鸟

扑腾扑腾的情绪

胸口拥挤着酵母

黄白色的圆形或长形 张牙舞爪

化出无数的菇

我可以说出一羽红色的魂	我在独木桥摇晃
飞往的地点	一脚高 一脚低 找不到
一封信 只有酒才能注释	回家的方向 大白天
酒掩护着诗人逃出	整个镇子没人 所有门扇
功名	都开着 酒气迷漫
逃出媚俗的悲哀	过冬至了

——海 上

——谢春池

重要的，不是首句克隆，和接下来的摹拟，那是人人都会的玩意儿。关键是能否借助200个“踩点”，在三千多行篇幅中拥有自己另外的开掘（包括生命能量，以及技术支撑）。其间的得失、优劣，我想读者是容易看清楚。春池在既是告别又是重临起跳的晚风中，横下心“踩痛自己原来的影子”，开始站到通往自由的河口。

原先较为固定的——那种过分主流化的“现实影像”、“城市雕像”，和当下“镜像”，模糊、淡化了，让位于久违的母题——原型写作，这无疑是写作本质的进步。

那些僵硬板结的东西，一旦被生命的充沛打散，摇曳为众多诗意散点：发光、跳跃、震颤，弥漫于自然人事周遭，众多感性加入，意绪与经验交混、合流，不断消逝、凝聚、分孽，有血有肉。生命之诗变得饱涨缤纷起来。

经历一番呕心操演，不敢说春池完全脱胎（毕竟积重难返，它还涉及拒绝、沉默、沉潜等），但基本摆脱国家意志——宏大叙述对诗性思维的支配、困扰，真切体会母题——原型写作的冲动，则是明摆的转机。

思维的粥样梗阻，能在年过五十——通常被认为诗龄已近迟暮，没什么前景之际，获此软化打通，实属不易，弥足宝贵。

这是江湖对庙宇、民间对体制、草莽对殿堂——个案“改造”的一次小小胜利。一开始，我是不怎么把它当做文体试验，

而更愿意看成一次民间诗歌别出心裁的“越狱”或“暴动”。

走向“逃亡”的春池，但愿扔掉拐杖后，有一种四通八达的解放，并且严防惯性“返潮”，在今后长诗写作中，拿出只属于自己这一个的“原创”。

三

长期来，诗歌民间总是处于体制高压，动不动便被戴上“异端”、“污染”。体制总是通过等级、编码、条例（包括诱人的奖励机制）迫使诗歌民间规矩、就范。现在，民间反转过来，以自己更接近艺术的“行规”，成色十足的文本质量，触动、瓦解着“单个体制”。有了个案的离心，便有群落的突破，有了局部渗透，就有整体改观。事实上，近年大量体制刊物接纳民刊，且以显著位置力推与评介，充分展示诗歌民间的巨大潜能。

在许多分歧点上，体制显然不如民间更接近艺术规律与真谛。多年意识形态化的板结土壤，总离不开批量单向性植被，而民间温床，许多被屏蔽、被误读、被曲解的东西，其实是更富足、充满原生与纯粹的腐殖质。

诗歌民间抵制着在野暴力、文化买办，以及流行时尚。随着对峙改观，日子好过多了。但其先锋精神——探索与实验的历险一点也不能削减。也正是这一点，葆有巨大磁场。

诗歌民间，是诗歌的基本在场，从源头和母题开始、从个体心灵的秘密通道出发，涉及大地、自然、生命、灵魂。诗歌民间的染色体内，没有什么宏大叙述和功利基因，一开始便拥有天然免疫而显出原色。

诗歌民间，是国家意志看管外的边缘丘陵，是原始莽林，是独立精神与自由创造的渊藪。这个奔流的、巨硕的子宫，始终洋溢着丰沛血脉，孕育着鲜活博大的胎动。

好诗在民间，“而不是在当代文学史习惯上的认为应该呆的那个地方”（于坚）。民间确实养育着好诗，如同一条河，养育

着不是水，而是原动力。这是经多数读者认同，也被当代史所验证的事实。

诗界的革命，也是一向由诗歌民间牵头，从《今天》到《非非》、《他们》，到目前数以千百计的诗歌网站、多种民间流派、民刊选本、民间论战，潮涨潮落，冲击激活着惰性。长期来，为人们啧啧垢病的、所谓“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江湖，表层下面，其实汹涌着巨大推力和再生功能。恰恰是它的锋芒，划开了中国传统新诗许多老化的质地。没有诗歌民间，就没有中国现代诗的进程！

前卫的海上们，为这一进程筚路蓝缕，教人感佩，后来的春池们，自觉或不自觉加入，值得鼓舞。而越来越多的人将意识到：诗的民间河流，民间的诗河流；血液、伤口、火焰，永远躁动的生猛，永远的指向活力。

2002年 端午节

目次

(1)陈仲义/序

谢春池:蓝色河流 海上:蓝色河流

(3)自 白 自 白(145)

(5)本命年纪事 本命年纪事(147)

(28)蓝色河流 蓝色河流(177)

(39)酒 殓 酒 殓(188)

(59)鸟 使 鸟 使(208)

(82)关于海洋、生存航标的叙述 关于海洋、生存航标的叙述(240)

(96)岸,及同名故事 岸,及同名故事(261)

(125)上海。旧事……重奏 上海。旧事……重奏(295)

(141)爪 语 爪 语(309)

跋/谢春池(311)



巴河流

—— 和海上

自 白

感谢海上兄，没有他，就没有我这七部长诗。

正是他的那七部长诗，在我艰难行走于枯燥的纪实文字之时，像手一样，打开我心灵闸门，使之汹涌澎湃着诗情，甚至出现一泻千丈的景观。此生写诗，又进入一个新的创作期。

我的文学创作，从未像这七部长诗，如此强烈地关注人类的某些堪称永恒的主题：战争、和平、生命、爱情、性、宗教、生存、苦难、幸福……等等。一个诗人，终身的抒写，若为个人狭隘的生活所拘囿，那是一种悲哀。

钟情于现代诗，二十年来我似乎越走越远。从前扶持我的前辈编辑，持反对态度，一些同辈作家，也不赞成，我则不会停住个人的诗歌探索。以为一个人的文学之路怎么走，由不得自己。这是我数十年的经验之一。

虽然，当年与诗歌结伴的无数同辈人早已告别诗歌，如今只剩下了少数几个，我并不感到孤独。他们离去，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一福

分，只要他们曾经对诗歌真爱，此时，他们就会羡慕我。而我，则从不去羡慕那些强烈物欲皆已实现的人。

诗歌是属于年轻人的艺术，这话不对！我说。诗歌是属于年轻的艺术，是属于激情的艺术。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心还很年轻，生命还充满激情，自然就拥有诗歌。从我喜欢诗歌的那一天起，从来就未离开她一步，此乃命也！

作者

2002年4月上旬

本命年纪事

一

年月日扑朔迷离 年、月、日
日、月、年顺序递增的
日、月、年 一粒偶然的种子
随梦任意地播入
某个深穴 它幸运地受孕
雨后 在母腹中历练成形
自我拥抱地蹲着 等待
生命的火山爆发 十个月的
等待 让喷涌的溶浆
送到生存的天空 以一声
最原始且最响亮的
哭 落到柔软又坚硬的
大地 我是无数宁馨儿中的一个
我和无数宁馨儿
链接人类的繁衍
接纳我是干瘪的春天
没有一滴雨 旱情
覆盖我的血迹摇篮
乏奶的母亲 双只乳房垂着
如家中空了的米袋

年月日扑朔迷离

居无定所 世界

我血色不足的双唇如鱼
曝水那样 吮吸空气

二

居无定所 世界忽大忽小
而我 是父母的定所
忽大忽小的世界 从此
于他俩有一个支点
是外婆的手第一时间触到
我性别的小小鸟儿
她颤巍巍 失声的欢呼
爆出全家人罕见的快乐
贫困日子把阳光
当成金币 缀满我的全身
缺乏营养的婴儿 四肢
没有莲藕的白胖
遗传的倔强使得满月的
我 在襁褓里蹬腿
在摇篮里 把两手举高
像两片嫩绿的叶子
向上 迫不及待地呼唤
一个有根的孩子
是一个中国姓氏的一个
根 是女娲补天的
五彩石 是伏羲的网罟
是九颗太阳被射落八颗之后
剩下的惟一一颗
太阳 哦 这根即柱
把一个家的梁 顶起
高高地顶起

三

生殖崇拜 是纪

生殖崇拜 是纪念我们

远古和近古的祖先
数千年之后 纪念我们时
是否还有生殖崇拜？
图腾诞生在人类的
胯下 兽深藏在
人类躯体最隐秘的地方
赤条条 来到世上的
婴儿 以他的小小阳具
撒下生命最初的光芒

埋葬我们的是红树林
这当然是若干年以后的重要
话题 可目击南方的海滩
红树林已大片大片消亡
索性 把我们的骨灰和泥土
一同搅拌 作为肥料
施予两棵松或几朵
菊花

死后。海螺成群怂恿潮汐
留下未着一字的思念
最早的病历 或许化为
一颗琥珀 把我第一次的
痛 传递给一亿年后
的月光 哦那时或许月亮
已被炸毁了

我们获悉 两千年以南的洋面上
发现方舟的一些 碎片
还有一些竹筒的
诗章 正是它们的辐射
使我一生 不断有病的

埋葬我们的是红

死后。海螺成群

我们获悉 两千